

古文辭類纂

歐陽永叔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素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子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子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嘘噦相飲以酒夜醉起歌舞呼大嘆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

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嘗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嘆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于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辨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子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八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歷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

日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于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
激雷震雨雹忽止閼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已嗟
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_驚塞埋藏孰子其有不使其
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歐陽永叔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
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
宜嗚呼子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
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
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
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尙
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憇呼

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色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尙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思從襄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

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
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
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
郎監鄭州酒稅知閿州閿中縣就拜祕書丞秩滿知亳州
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
子仙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
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愴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
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
且白矣子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
得者耶君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
師而葬開府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
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於此其歸其

歐陽永叔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于敢爲其所以見稱于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技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

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願得俱貶謫監鄆州
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
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
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
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
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
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
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
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
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于西事尤習其
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
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
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

師魯者其子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都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屢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資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歐陽永叔祖徳先生墓誌銘

方侍郎云筆陣酣恣辭繁而不解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繇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

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二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于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奸人作奇禍者

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嘗以經術
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
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
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
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
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辨雄偉而憂思深
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于自
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
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
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
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
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

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旣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歐陽承叔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踰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輩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招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丈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歎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

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常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賙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于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朗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

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澤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尙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載焚遷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郊鶴貞後生牽翠習前聞有欲思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飾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珉有考其不在斯文

歐陽永叔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辨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摧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

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余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右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歷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

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林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時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嘗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與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與銘曰

有韞於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界可嫉其如斯

歐陽永叔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沐陽方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赙恤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訥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間肆平淡久則演深遠間亦琢

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于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于物至于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正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荐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畱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陰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

講累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
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
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
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
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
曰增曰輝曰卿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適大廟齊郎薛通
次尙幼聖俞學長於毛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
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
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因其鳴不躡於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
厥聲震越渾鍾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
以告諸冥

歐陽永叔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于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閣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于人間猶可伸于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尚書直集賢院君少以父廕補太廟齋郎調榮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

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攻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讞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院理自元昊反出兵無功而天下始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于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恩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婿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納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懣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

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
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
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歷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
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
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女二長適前進士趙絅次尙
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冤者自君卒後
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
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于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
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旣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
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執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
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羌孰
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

光輝雖其冥以掩恨兮宜昭昭其永垂

歐陽永叔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茅順甫云遼調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有墓曰狄君之墓者
迺余所記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
有善政嘗已見於余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
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生死之賜嗚呼余哀狄君者其
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鄉丞蓋其生也以不知于
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將遂泯沒而爲善
者何以勸焉此余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爲長沙人幼
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廕補
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
一人爲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

鄧穀爲富縣尙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
以一二數之惜爲奇貨而一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
習以賄賂汚令而爲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
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爲
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
失不可得君益不爲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
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強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
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寃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欲
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耶因置之不問縣民由是知君爲
愛我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旣大籍強壯而訛言相驚云
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
發常平倉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卽具伏事聞朝廷
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產之患

逾年政大治乃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余爲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於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於宿州實慶歷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榮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尙幼銘曰

彊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天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著不朽

歐陽永叔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爲館閣技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懼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余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贍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汚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余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

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橐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谿縣尉縣媼三子漁于海而亡媼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屍不得則于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媼色有冤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大小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

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且謂余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於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有言死就爲天子墓子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歐陽永叔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仙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歷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

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
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
公曰此吾職也卽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
法今有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使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
其守爲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折
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
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
滿退而有愠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
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
道自古北口迴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古松亭趨柳
河是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
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
虞公之間也相與驚顧羞愧卽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

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駿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嘆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下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母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柰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祫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母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祫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

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于是皆如公言公旣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旣而又論呂濤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於時矣會永興關守因而請行卽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爲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爲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紀下至天文地理卜醫術數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

之立馬却坐一揮丸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詔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數也久而不遷及居永興

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在朝廷

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弃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

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

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

不間於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

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

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

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

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

宴見諸學士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
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

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賢集院學士判南京畱司御史臺熙甯元年四月八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諭事忤於時也又有搆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勲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璵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公再娶倫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寺丞次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旣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

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於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旣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攸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紀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于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攸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祥符縣魏陵鄉祔于先墓以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歐陽永叔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旣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尙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者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己當時搢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拔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爲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

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
子新卽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
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
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
西兵何惜一晦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
沒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
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
募遊兵擊賊諭曹韓馬知節才可用又論傅潛楊瓊敗績
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
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
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
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
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旣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

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爲刑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鄆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弃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趨靈州遂誦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廩練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爲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

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於官公好學有文尤喜爲詩爲人嚴毅脩潔而材辨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爲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集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謚優恤加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鄉某原

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爲困於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輿不終窮旣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

歐陽永叔尙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睦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尙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曾孫武昌縣令諱郴蘭陵夫人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修爲叔父修不幸幼孤依於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爲悲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居江南僞唐李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兄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於朝以歿公

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叛官隨閩二州推官江
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
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於家以慶歷四年三月十
日葬於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于其葬也其素所養
兒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
在者矣其長養敎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
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
傳於世者庶以盡修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
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
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
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託家於隨復遷都官于家
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爲人嚴明方質尤以廉
潔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

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莅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奸利命公往籍之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饑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鄆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負春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歸於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

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於獄獨留一人于庭畱者
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
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手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
之明也囚卽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
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
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
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
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歐陽永叔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
官有能名卽州拜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
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

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甯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二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奸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徽州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閭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冠帶偃蹇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啟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亟又大曠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鞠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怪之更疑互讐公堅不回鞫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謹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

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
考侍郎爲許田令時丁晉公尙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
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
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
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
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
陞知萬峽鄂徽彭鄆閩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收士多
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
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
贈某官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
彊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
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
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勾踐勾踐之後有無疆者爲

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爲歐陽氏漢世有仕爲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爲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爲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爲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郴阜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倣皆家吉州又爲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爲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修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

日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于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

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歐陽永叔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諾之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壽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澣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陋而庭宇灑埽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

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間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儕豈其屈已下之邪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歡耶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嘆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于子之勤也若此子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

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
兮卜者曰然骨肉歸土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歐陽永叔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天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爲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于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爲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紃織紝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爲繼室而今夫人

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兒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今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爲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爲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嘆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于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鄆州之魚山以書來乞銘夫人生三男曰奎在胃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在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

歿有光孫會多有後愈昌

古文辭類纂四十六

合洞蕭氏
印譜家譜

碑誌類下編七

古文辭類纂四十七

王介甫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熙按攝塵錄云
李定一揚州人

傾蘇子瞻者一洪州人字仲求欲與神會蘇子美拒之以興大獄者然則此衛尉卿蓋卽仲求之父又按李虛己傳衛尉卿名虛舟其父名寅又載定官司農少卿爲吏有能名而不及傾蘇子美事意宋史亦取誌狀之類爲之傳而不復考定耳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卽位大賚羣臣陞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敎厥子並爲牙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

是爲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於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尙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尙書之子伯曰虛己官至尙書工部侍郎以材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卽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於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

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
廬冢尙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
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
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
爲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尙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
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尙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
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
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
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
可謂賢于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
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一子就養
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
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

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勲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旣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于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寶實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尚書司勲員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旣葬而一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遜於閩嶺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厚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踐能不

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外內肅雖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甯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旣具社福考終大耄追榮于幽乃賜卿號岱石西山作爲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王介甫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

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敕慶歷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湜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懶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墮於殿中君奏疏卽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卽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燭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濠修器械屬州多

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尙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固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啟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於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勲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闇畧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貰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且始盡棄其產而

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适邇、適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祕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焉。縣懷遠鄉上林村，歛之焉。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夥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貽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危，條變

盡奇癥毒既除膏熨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家銘在墓前以告
數人孫氏之阡

王介甫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龜按常公旣已秩爲諫臣而無所獻替雖介甫親之求爲解嘲而安可得耶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甯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貧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于是天子悅其至虛已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迪已也使

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已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戒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王介甫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兌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鹽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于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于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鑒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

不聞于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敎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今爲某官。某亦再貢于鄉。征君與兩王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于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于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王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于是書以遺之。使之鐫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合河甫氏
翊輝家譜